

青年黑格尔派与 马克思

(英) 戴维·麦克莱伦著



商务印书馆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

〔英〕戴维·麦克莱伦 著

夏威仪 陈启伟 金海民 译

陈启伟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David McLellan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MARX

根据 Macmillan and Co. Ltd.

London and Basingstoke

1969 年版译出

本书概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形成、发展、分裂与终结的历史，介绍了这一学派的一般特征，特别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并分章扼要介绍了布鲁诺·鲍威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麦克斯·施蒂纳和莫泽斯·赫斯这四个代表人物的生平与学说，着重介绍和论述了这些学说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关系。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

〔英〕戴维·麦克莱伦 著

夏威仪 陈启伟 金海民 译

陈启伟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89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6 千

印数 1—17,700 册

印张 5 3/4

定价：0.75 元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2
一、黑格尔学派的早期阶段	2
1. 黑格尔逝世以后的青年黑格尔派	2
2. 社会和经济背景	5
二、青年黑格尔派	7
1. 一般特征	7
2. 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奥古斯特·冯·切什考夫斯基	10
3. 《哈雷年鉴》的创办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初期	13
4. 《莱茵报》	17
5. 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19
6. 青年黑格尔派与宗教	21
7. 青年黑格尔派与政治	23
8. 青年黑格尔派在当时的影响	27
9. 政府的反动	28
10. 作为一个政党的青年黑格尔派	29
11. 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分裂	32
三、《德法年鉴》的创办和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34
1. 《德法年鉴》的初期	34
2. 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36
3. 《德法年鉴》的失败	38
4. 马克思与卢格的决裂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终结	42

第一章 布鲁诺·鲍威尔	49
一、鲍威尔的生平和著作	49
二、鲍威尔和黑格尔	52
三、鲍威尔和基督教	56
四、自我意识和批判	60
五、异化	65
六、鲍威尔的国家观	68
七、鲍威尔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影响	71
八、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	75
九、鲍威尔和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77
十、鲍威尔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80
十一、埃德加·鲍威尔与马克思	84
第二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88
一、费尔巴哈的早期著作	88
二、《基督教的本质》	91
三、《基督教的本质》的影响	96
四、《临时纲要》和《原理》	101
五、《纲要》和《原理》对马克思的影响	105
六、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分歧	118
第三章 麦克斯·施蒂纳	122
一、施蒂纳的生平与著作	122
二、施蒂纳反对费尔巴哈	135
三、施蒂纳与马克思	139
第四章 莫泽斯·赫斯	145
一、早期生活和第一部著作：《人类的神圣历史》	145
二、《欧洲三头政治》	147
三、赫斯和《莱茵报》	152
四、《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的几篇论文	156
五、赫斯与《德法年鉴》	161

六、1844年到1848年的赫斯	168
结束语	171
参考书目	172
译后记	177

前 言

本书所作的研究是为了弥补人们愈益深切地感到的思想史上的一段空白。黑格尔学派，即使是它的最激进的派别，由于其老师黑格尔的缘故，已经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然而近来人们对黑格尔又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因而有必要对青年黑格尔派重新加以研究。近来人们之所以对这一时期注意起来，是由于马克思一些早期著作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只附带地提到了马克思同时代的那些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在这里我却把重点颠倒了一下，因为我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人物的思想本身就是重要的，同时通过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背景作一个广泛的研究将更易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起源。

作者对艾赛亚·伯林爵士、詹姆斯·乔尔教授以及法兰克福大学的特奥多尔·阿多诺和伊林·费切尔教授的许多总的方面的指点，在此谨致谢意。不言而喻，书中不足之处应由我个人负责。最后，我要对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对我长期的亲切接待表示感谢。

作 者

1968年1月于肯特

导 论

一、黑格尔学派的早期阶段

1. 黑格尔逝世以后的青年黑格尔派

1831年，黑格尔逝世了，在他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他的弟子们还象老师生前一样成立了一个阵线^①。黑格尔的哲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于得到文教大臣阿尔滕施坦的大力支持，在德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成了《柏林批判协会》的焦点，该协会在1827年开始创办了黑格尔学派的定期刊物《科学评论年鉴》。早在1832年，黑格尔七个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成立了一个协会（他们大多来自柏林，那时柏林仍然是黑格尔学派才智荟萃之处），宣传黑格尔的学说，并准备出版一部包括黑格尔全部讲演录在内的全集。这个协会的总的观点是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最后的哲学，黑格尔留给他学生的全部任务就是把黑格尔哲学在各个方面所包含的意义发挥出来，这些意义黑格尔本人虽已有所论及，但尚未详作阐述。黑格尔全集七编辑之一的甘斯在一份讣告中写道：“哲学现在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人们认为它的发展只是根据它的题材按以往已经这样明确表示过的方式进行有创见的工作而已”^②。七人之中的另一人佛施特把当时哲学的状况同亚历山大帝国相比：没有一个继承者能登上皇位，只好由各地的总督把各个行省拿来彼此瓜分。好象为了强调这一点，平庸的加布勒尔占据了黑格尔的

^① L. 米希勒：《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近代哲学体系史》，柏林，1837年，第2卷第636页。

^② 甘斯：《杂录》，柏林，1834年，第251页。

交椅。

然而在学派内部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爆发了争论。人们开始在问，黑格尔是否真的不是泛神论者，而两个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则是：灵魂不死和上帝的个性，这两个问题在黑格尔逝世以前就已由费尔巴哈在他的匿名著作《论死与不朽的思想》中提出来了。争论的范围都是比较大的，甚至连黑格尔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也是颇为含混的^①。黑格尔一次又一次地把基督教称为“绝对的”和“完美的”宗教。他认为哲学和宗教的内容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哲学把宗教用想象和形象的方式所领悟的东西阐明了。实在是一样的，只是理解的方式不同。黑格尔的意图是要证明哲学和宗教是可以调和的，因而驳斥康德式的唯理论的批判家们而同时又抨击那些相信哲学上不能证实的启示的超自然神学家以及施莱尔马赫尔的那些门徒，他们把思想所分解开来的东西搅拌到一起，“压制有区别作用的概念而建立关于本质的‘感觉’体会。据说哲学不必那么着重于提供洞见而主要在于给予启示。”^②另一方面，黑格尔有时采用的一些说法暗示他认为上帝的自我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这是后来被青年黑格尔派所采用的一个论题。这种含混不清之处在黑格尔生前并没有被揭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统的路德派信徒^③。

到1835年黑格尔学派内部的分歧，由于D. F. 施特劳斯及其《耶稣传》一书变得更加明显了。施特劳斯曾在杜宾根受过教育，他是激进的《旧约全书》批评家F. C. 鲍尔的弟子，而就在黑格尔逝

^① L. 米希勒：《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近代哲学体系史》，柏林，1837年，第2卷，第638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页。

^③ 最近用英文出版的芬德莱和考夫曼论黑格尔的两本书，在这一点上是极端片面的，他们不管黑格尔的别的著作，只根据一两篇文章就把黑格尔列为（也许是不自觉的）无神论者。

世以前不久他来到柏林听过黑格尔的讲课。施特劳斯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把福音的历史性当作一个比较不重要的问题而着力对它们的象征性的内容作思辨的解释，而施特劳斯则认为福音书是基督教宗教的本质，而且不把它们当做一些象征，而是把它们当做表现人民深刻愿望的神话。

他认为《福音书》是一个民族发展到一个特殊阶段由集体意识创造的对一些事实的想象。这就表示神圣本质的启示和化成肉身不能局限于某个人，而其唯一适当的活动场地则是整个人类。施特劳斯著作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上一世纪中叶最杰出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中稍晚的一个人，鲁道夫·海姆曾这样描述过它的影响：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使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都接受了黑格尔的见解，使我们从神学的幻想中越来越醒悟过来。该书对一个人所发生的魅力是难以形容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这样从头到尾地读过任何一本书……那就好象从我眼中去掉了几层翳障，一道亮光射在我前进的道路上。”^①

黑格尔门徒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是施特劳斯的书引起的（因为这些分歧本来就总是有的），不过它加剧了这种分歧，因为他不仅受到以柏林的神学教授亨格施坦堡为首的正统路德派信徒的攻击，而且受到想要为老师调和哲学与宗教作辩护的那些黑格尔追随者们的攻击。施特劳斯自己创造了后来被加在黑格尔门徒中各个派别头上的那些称号，即借用法国议会流行的说法把他们分为左、中、右。施特劳斯在强调指出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含糊不清之后写道：

“关于福音史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历史包含在神性与人

^① 参见 R. 海姆：《回忆录》，柏林，1902年，第105页。

性之统一的概念中的问题，可能有三种回答：即从这个概念，或者能推引出全部福音书，或者只能推引出它的一部分，或者既不能推引出它的全部也不能推引出它的一部分。如果这三种回答或倾向分别由黑格尔学派的一个分支来代表的话，那么按照传统的比喻，人们就可以称第一种，即最接近旧体系的一派为右派，第三种为左派，第二种为中间派^①。

必须强调指出，中间派（施特劳斯认为由罗森克兰茨所代表）的存在表明派别之间没有很明确的分界线。布鲁诺·鲍威尔，一位年轻的柏林大学神学讲师，曾在《科学评论年鉴》上为官方写文章评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过了一、二年之后他却领着左派进行抨击。在随后几年里，当政治问题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时，在纯宗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决不是一样的：爱德华·甘斯被施特劳斯认为是属于右翼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德国圣西门思想的主要宣传者，而施特劳斯自己后来在1848年动乱的几年中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不过这些关于宗教的争论作为后来某些政治分歧的前兆还是重要的，有些政治分歧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作为它们由来的宗教分歧的影响。

2. 社会和经济背景

在继续追溯黑格尔学派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为一个政治反对派以前，我们还可以谈一下有关德国各州知识界和社会背景方面的情况。普鲁士（特别是柏林）乃是黑格尔主义派的基地。布鲁诺·鲍威尔曾抱怨过柏林人都是些缺乏政治头脑的人，他们多半是些宫廷官吏和小商人，不过柏林的大学在德国却是最负盛誉的。在罗森克兰茨看来，柏林处在盛行批判的气氛中，到处都是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好奇和闲聊，而费尔巴哈写给他父亲的家信中则说：“任

^① 参见施特劳斯：《论争文集》，杜宾根，1841年，第3册，第95页。

何大学都不象这里那样，有严格的纪律，这样追求知识，这样安宁和平静”^①。

柏林的争论迄今还不带有在东普鲁士依然存在的那种政治色彩。在东普鲁士，以康德曾任教的哥尼斯堡大学为中心，康德的影响是最大的。康德的道德上人格自律的学说引导人们要求国家一切成员都应参加政府，而且引起了1841年在约翰·雅科比的自由派小册子《一个东普鲁士的普鲁士人对四个问题的回答》中达到高潮的立宪运动。该反对派是由省长冯·雪恩所领导的，并且得到大地主的支持，这些大地主羡慕英国政府的方法，抱怨没有采取措施来克服农业的危机。

如果东普鲁士的自由主义指望把英国作为它的模范的话，那么在德国西南部较多的是受法国榜样的鼓舞。运动是弗赖堡大学的两名教师卢泰克和威尔歇领导的，他们虽然不是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希望看到分权和法治。他们最有影响的刊物为《政治辞典》，西南诸州由于已有宪法和可以公开进行政治争论的议会，那里的政治生活是比较活跃的。

这时德国诸州中工业上最发达的无疑是莱茵兰。法国将近二十年的占领，使这里的居民知道什么是共和制，这是他们所忘记不了的，而普鲁士政府的反天主教态度也促使这里的居民在感情上同它疏远起来。然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越来越增长的关税同盟的利益却使那些工商业巨子们赞成与普鲁士当局合作^②。

① 参见《费尔巴哈通信集》，莱比锡，1963年，第25页。

② 更详细的社会背景，请见J. 德罗兹和P. 艾梭伯里：《社会结构和思潮——革命前的德国》年鉴，第6卷，第164—236页。

二、青年黑格尔派

1. 一般特征

黑格尔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正如上面指出的，老年黑格尔派企图在柏林神学教授和正统的路德派首领亨格斯坦堡的原教旨主义和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们否定一切的激进主义之间采取中道。他们希望保持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思想，而且只限于解释这种调和所包含的内容。在哲学上，因为他们相信黑格尔的体系是最后的一个体系，所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写作哲学史。在政治上，他们坚持“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命题，而且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按照罗森克兰茨的说法，他们相信“他们应该安然接受黑格尔的学说，避免一切极端，他们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最后的和调解一切矛盾的哲学，因而不要卷入当前的斗争：这是一种纯粹无为主义的态度”^①。

至于青年黑格尔派，大约在1840年以前，即当他们的主要机关刊物《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越来越激进的主张具有号召力以前，要谈运动是不可能的。起初，他们特别专心致力于宗教问题，正如卢格后来说的，黑格尔学派起因于神学的程度可以由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即施特劳斯纯神学的书对黑格尔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最大的影响。除了艺术和文学之外，宗教是可以结成不同阵线和比较自由地争论的唯一场所。由于检查制度的缘故，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不过是略微冲淡了的官方观点的反映。1840年左右，即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和随之而来的新闻检查的放松，使报纸在短时间内可供他们公开进行宣传以前，青年黑格尔派中间

① K. 罗森克兰茨：《日记》，莱比锡，1851年，第47页。

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政治争论。

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是柏林大学。他们——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鲍威尔、切什考夫斯基、费尔巴哈、斯蒂纳、马克思和恩格斯差不多全都在柏林学过哲学。只有赫斯和卢格是重要的例外。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鲍威尔、费尔巴哈、卢格在学习神学的初期曾以黑格尔为榜样，只是后来才转而研究哲学的。所有的人都是出身于这样一些能供他们的儿子上大学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极有知识教养的团体，对于这个团体来说，大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赫斯是唯一的自修成员。卢格的父母是地主，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父亲都是走运的律师，赫斯和恩格斯的父亲都是工厂主，即使象斯蒂纳和鲍威尔兄弟的父亲是造笛的和描瓷的画匠，也能赚足够的钱来维持舒适的家庭生活。除了赫斯和恩格斯两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哲学自修者，因为他们父亲都希望他们经营自家的生意，所有的青年黑格尔派都希望从事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教学工作，他们大部分都在大学教书，虽然科本和斯蒂纳是在中学任教。不幸的是，由于他们的非正统思想，大学逐渐地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失掉了职业，同社会决裂了。费尔巴哈老早就放弃了在大学谋职的希望。他的父亲曾告诫过他，他的第一部著作、1832年发表的《论死与不朽的思想》，会葬送他的前程。卢格在1837年开始明白他没有希望当教授。而在1842年当布鲁诺·鲍威尔甚至也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时，他们最后的希望也都破灭了，当时马克思曾希望通过他在波恩大学谋一哲学教席。

根据这样的背景来看，青年黑格尔派如此强调思想和理论的作用是不奇怪的。他们一开始就是个哲学学派，他们对待宗教和政治的态度永远是理智的态度。他们的哲学最好称之为思辨的唯理论，除了他们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成份外，他们还带有启蒙

运动的尖锐的批判的倾向和对法国革命原则的崇拜。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部分充满了过去启蒙运动反对宗教的论据，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鲍威尔也象马克思一样对法国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历史研究，而青年黑格尔派一般都非常喜欢将他们自己或者比作“山岳党”，或者比作那个时代的个别的革命家。他们相信理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把提倡理性作为它们的任务。他们否认任何超自然启示的可能性，从而使黑格尔关于宗教为哲学的先导的概念更加激进化了。

他们象黑格尔一样认为发展过程会达到彻底的统一，不过他们，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倾向于认为这种彻底的统一是以彻底的分裂为直接前提的。这就是说，他们有些著作具有启示录的光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批判，促使分裂变成最后的决裂因而达到彻底解决，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青年黑格尔派有时有一些狂热的看法，即后来被马克思嘲弄地称之为“孕育着世界革命”^①的一些看法，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和处于一个完全崭新时代的开端而促成的。梅特涅年老时在他的日记中突出地描绘了他感到不满的那个时期：“经过深刻的考虑，我认识到旧的欧洲在开始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新的欧洲还在酝酿中；在开端和终结之间将会是一片混乱。”^②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序言中也说：他从事写作的时期是一个新时期降生和过渡的时代；精神使它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③。他们的启示倾向由于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业知识分子的地位而变得更加厉害。因为在他们所正在批判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1927年，第1卷，第9章，第2节，第285页。

② 《梅特涅遗著》，柏林，1880—1884年，第3卷，第348页。

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页。

会中缺乏根基，所以他们能够使自己的思想任意改变。其次，青年黑格尔派非常相信思想的力量：这里鲍威尔又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海涅已经说过：思想先于行动，犹如闪电先于雷鸣。而这种说法曾受到柏林青年黑格尔派非常短暂的杂志之一的编辑路德维希·布尔大力推崇，他写道：“难道你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如此之少，以至于不了解正如施洗者约翰先于基督那样，理论总是先于新的行动吗？理论开辟道路，并且为新的救世主的来临做准备。基督教是理论，宗教改革是理论，法国革命是理论：它们都已变成行动”^①。青年黑格尔派正在从事的恰恰就是这种“开辟道路”的工作。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重复了这个思想，他仿照布鲁诺·鲍威尔写道：甚至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②。即使当有些青年黑格尔分子开始用纯粹的政治术语表示他们的思想时，这种认为理论是独立的、第一性的观念仍然占支配地位。直至1843年，马克思还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卢格的评论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实践是理论方面的群众运动”^④。

2. 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奥古斯特·冯·切什考夫斯基

然而，不管他们是如何相信思想的力量，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他们都越来越模糊地感觉到这已经不够了。明确而系统地表述了这种感觉的第一个作者是奥古斯特·冯·切什考夫斯基。切什考夫斯基生于1814年，他是波兰一个伯爵的儿子，在华沙学习哲学后，于1832年去柏林。他在柏林住了三年，成了正统黑格尔派米希勒的学生和终生朋友。经过一个时期的游历后，在1838

① L. 布尔：《普鲁士新闻界的天职》，柏林，1842年，第4页。

②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

④ 卢格：《巴黎两年》，第2卷，第134页。

年，他用德文发表了一本题为《历史学引论》的小册子。切什考夫斯基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要用把实践活动纳入其范围之内的哲学来代替思辨的哲学。按照他的说法，发现过去历史的法则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利用这种知识来改变未来的世界。黑格尔曾经把世界史分为东方的，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基督教的三个时期：切什考夫斯基认为古代是第一个时期，从基督一直到黑格尔为第二个时期，而未来为第三个时期。黑格尔的哲学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绝对唯心主义已经做到了哲学所能做到的一切，它就是“炼金术士发现了等待已久的宝石”^①。但是这是不够的：黑格尔的缺陷是哲学本身的缺陷。他的哲学只能事后解释历史，只能思索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物，而不能进而自觉地塑造未来。切什考夫斯基认为同他说的这三个时期相应，规定将来的有三种递相连接的方式：第一通过感情，这是适合于先知的，第二通过知识，这是适合于哲学家的，第三是“真正实践的，实用的，完全的，自发的，自愿的和自由的，因而是包括整个行动范围的”^②。切什考夫斯基的目的是“要证明关于未来本质的思辨知识是正确的”^③。居维叶能够从一颗牙齿再现一只野兽的整个解剖模型。哲学家的职责是从过去的诸历史时期构造它理想的总体，特别是构造未来，虽然切什考夫斯基只声称可以用他的科学推知未来的本质，而不能推知未来的各种细节——它是 *praesagium*（预感），而不是 *praescientia*（预知）。他继承老师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他生活的年代是充满危机和大转变的年代。但是人意识中的深刻分歧和矛盾终究会获得解决，达到最后的统一，而切什考夫斯基为了解决这种分歧和矛盾提出的方法就是“历史学”。这个转化过程的

① A. V. 切什考夫斯基：《引论》，柏林，1838年，第130页。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同上，第8页。